



## 收秋

◇张朝林

“乡亲们，来村部集合，咱们收秋啦！”村部老槐树上的大喇叭里，响起了村支书山爹的声音。福爷是支部委员，听到大喇叭响，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打开房门，东方的晨曦，夹杂着柳树林里的鸟叫声一起扑面而来。福爷仰起头看天。朝霞打过来，落在门前的小河里，河中便有了金红色的波纹。简单收拾一番，福爷戴上草帽出了门。东西两丘夹南北平川，是家乡的地貌。一条由北向南的小河，从村前而过。小河岸边是垂柳，初秋下的柳树，变了颜色，绿中透黄。河西，沿堤排列的是新村的别墅群。别墅群后，一望无际的平田是甘蔗林。河东的沙土地，是蔬菜水果基地。甘蔗酿酒厂和蔬菜烘干厂就在河东平田中间。山爹领着村民们在河西剥甘蔗叶儿。河西的甘蔗林，长得一丈多高，粗壮的甘蔗被叶子包裹，秋风拂过，泛着绿波。甘蔗是不忙着收的，趁着刚刚来的秋天，是要晒的。剥开紧裹的叶儿，露出秆儿，让秆儿晒晒秋阳，吹吹秋风，落落秋霜，秆儿就更甜，汁水就更饱满，出糖率就更高。啧啧，一根根甘蔗叶儿被拽下。沙沙沙，拽下的甘蔗叶儿铺在地上，铺成绿油油的草原，铺成写给家乡的绿色诗篇。剥叶儿是力气活儿，粗中有细，需从根部剥向顶部，顶部留上五六片叶儿，得轻轻松，慢慢撕。秆儿高的，还须踮起脚剥。秋阳高照，地如蒸笼，晶莹的汗水落入地上铺平的甘蔗叶儿里。

小憩时，山爹挑几根粗壮的甘蔗扳倒，让大伙儿品秋。一截截秆儿，一咬，满唇白，再嚼，满口甜，乐得大伙儿的脸皱成一朵朵秋菊花，连声说：“好甜！”甘蔗是从南方引进的优良品种，乡亲们在家乡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着。

甘蔗叶儿剥好，田野空荡了。地面是一片平静的绿浪，林立的甘蔗仿佛在秋风里哗哗啦啦地笑。那边，福爷领着村民们在河东的蔬菜水果基地里收秋。一个个大棚被揭开，秋阳下的蔬菜水果基地，就是家乡的一幅浪漫的油彩画。一串串的圣女果，绿的、黄的、红的，坠在枝叶间，大自然把秋天的色彩都涂抹给了它们。一簇一簇的火龙果叶子，仿佛绿色的瀑布，点缀着白的、黄的花儿，一个个咧开红嘴唇憨笑的火龙果藏在其间。辣椒园也不甘示弱，“朝天红”“线椒”“水果椒”挂在枝头。尖朝天、头向地的“朝天红”辣椒，一爪一爪地在枝头，闪烁着红晕，在秋风里起舞。“线椒”躲在枝叶中间，风吹来，摇来晃去。稀稀落落的几片叶子上，吊满一枚枚黄的、绿的、红的胖嘟嘟的“水果椒”。乡亲们头戴草帽，轻轻地摘“朝天红”，放进篮子里。掐“线椒”的，满把满把地揪，满把满把的汁儿，把手指都染绿了。摘“水果椒”的，一次只能攥住一棵，一揪，整个秧儿都摇晃。摘下的辣椒，趁着秋阳是要晾晒的，巧手的村姑村嫂，把各色辣椒摊在地上，拼成一个大大的“丰”字，献给秋日的蓝天。母亲最爱吃“朝天红”辣椒，总爱在自家的菜园里种上“朝天红”，炒菜、做汤都要放。母亲说，生活中不能没有辣味，日子里有了辣味，生活就齐全了。我们最爱吃母亲做的“朝天红”捣蒜泥，放入豆瓣酱和五香粉，用热油一泼，香味就被激发出来，蘸馍吃，辣到心底，也香到心底。

秋风在吹，秋阳在照。蔬菜水果基地边是一片荷塘。莲蓬饱满了，一个个莲蓬垂着头，微风里密密匝匝，仿佛在向秋天致意。还没开败的几朵莲花，躲在田田的荷叶下，听水鸟在荷叶下唱歌，唱着秋天丰收的歌儿。——摘自《人民日报》

## 秋词

我极喜欢秋，尤其是晚秋！或许我天生喜欢一抹悲凉，骨子里自带的感伤加上这些年的过往及人事，对于晚秋缠绵的情怀自是喜欢，也自有悲凉与感伤。一抹忧伤，从一株被水霜打湿的青草淡淡洒开，直到树叶缤纷落下，浓稠的伤覆盖我的一切。那一刻，一声叹息里，我依然是微笑的。原来我从未忘记一些一直以为为忘记的人事。秋风是人间的烟火，一两二两，轻拂一切。风一吹，叶子就黄了。浅黄，柠檬黄，金黄，橘黄……一系列的黄，让岁月在某一时刻某一段时光古怪，幽暗的幸福与失落并肩前行。阳光在满足地微笑。秋天的印象是恰如其分的印象。无论到了哪个年龄段，真真假假与假假真真是恰如其分的！所有关于秋的动态与静态的进退都有余地。一枚树叶打着旋落下，山楂也红了。香水百合在一闪而过中七零八落，秋菊怒放，我在一闪而过的一些美片中读秋，一切饶有兴趣。饶有兴趣与索然无味貌似不合，实则暗通款曲，先是饶有兴趣之后索然无味了。于是，一声叹息打着旋掉落。咔嚓咔嚓。秋的细节爆裂有声，一切过程都与以往没有任何区别，与昨天一模一样。暮霭沉沉，残阳如血，群鸟归巢，

一抹凉意浸染落寞。我心有点落寞，但不是颓废，一声叹息漫过游丝，心是安然的。关于秋的赞歌与伤悲，不胜枚举。赏秋之人会让金秋时节变得红红火火，晚秋的每一日拥挤又可爱，比如胡杨林，比如银杏林，比如红叶林。与秋菊不一样的美很彻底，横冲直撞甚至彻底占据目光，在某一时刻变成唯一。我被深深吸引的晚秋之地很多，只恨没有长翅膀，所以会在某个下午的沙发上做梦，如一些影片中的女主角一样，让灵魂长出双翅膀。因为有一双翅膀，遇到困难或者万不得已时腾空而起，张开翅膀。“啪啪啪！”振翅有声，那是风给的力量。关于秋的瞬间即逝，就这样留在我的心底。阳台上的花花草草，将一个个日子作了注解，尤其是蟹爪兰。蟹爪兰貌似在秋天才蓬勃生长，从花骨朵米粒一样大到一天一个样，在秋阳下闪现花开花落的初衷，那些初衷是我自以为是的解读。我不是百无聊赖，而在阳台上的光影中发觉光阴爬在额际的苍凉，岁月的无意与刻意，信手拈来。想念也是有脚步的，总是顺着光阴，一步一步，在间或的沉默暮言中，点缀了我的文字，让我的行囊鼓鼓囊囊。我在固执关于秋的喜悦，那些喜欢有一点悲凉与悲怆，或许与年龄有关吧。每个人都有权利选择自己想要的

时候，每到中秋节前几天，两个姑父就会来给爷爷奶奶送节礼。几斤肉，一点当季的水果，比如桔子、板栗，还有就是用油纸包裹着的土月饼，5个或是10个装，一起用小麻绳捆起来。那时，我没有“礼轻情意重”的概念，谁送得多一些，我就认为谁对爷爷奶奶好一些。等我长大以后，也要对他们好一点。

包装月饼的油纸，有白色和淡红的区别，油纸上，黏着油迹，亮闪闪，透着清香。稍大一点我才知道，油纸的颜色可以区分月饼的“身份”。白色油纸里包着的是普通月饼，月饼馅里有冰糖、花生、芝麻等，吃起来硬邦邦，有时磕得牙齿直

忽然想起宁夏中卫那个沙漠火车旅馆。那是我平生头一次住在沙漠中，那一夜是戊戌年的八月十四，中秋节的前一晚。我们到达“金沙海站”时，明月已经爬上沙丘很高了，一列绿皮长车静静地卧着。我住四号车厢，我也不知道这列车有多长，只见它长长地伸向沙漠深处，细看车身上有“腾格里大漠—1958年”往返箭头。哈，慢车，鸣笛，大漠，过去的许多时光，也让人留恋呀。房间倒没有十分的特别，它依车厢改造，各种设施齐全，两只素月饼提醒我们即将到来的中秋。这样的高级车厢，要是以前，可能就是首长间了。拉开窗帘，窗外是茫茫沙海，夜风将彩旗吹得噗噗作响，明月孤独地悬在沙漠

雨已坠，秋已深，雁已远，月渐圆。满街飘香的桂花，传递着中秋将近的信息。中秋是丰收的季节，是一家团圆的美好时光。中秋之夜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，赏明月、喝小酒，吹秋风、吃月饼，是一幅多么令人向往的场景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赏明月、吃月饼却是一件奢侈的事情。儿时，中秋是一锅煮熟的嫩玉米。在北方农村，中秋节往往是秋收的农忙时节。一阵秋风吹来，遍地的玉米次第变黄，黄豆叶子落了，玉米成熟了，秋收的劳作就开始了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土地承包到户以后，辛劳的农民最期盼的就是收获季节。那时农业机械还没有普及，收获玉米全凭人力。一大早，母亲就叫醒我们，准备好十几条口袋，拉着架子车到自家地头，在浓浓的露水中，开始掰玉米棒子。掰下来的玉米棒子扔在地上，大约三米一堆，长长的一溜，从地头排到地头，再用口袋装满，一袋一袋扛到地头。

在文学作品中，浓

“菱角尖，菱角弯，八月菱角盆中餐。”秋风起菱角香，在老家，这个时节正是秋菱满塘的时候。

父亲打来电话，说二大爷家种植的“牛角菱”熟了，让我们有时间回去摘菱角。接到老爸的电话我喜上眉梢。老家到处是河塘沟渠，水源丰富，孕育了家乡特有的菱角。

在秋天的舞台上，秋风、秋雨永远是主角。秋露初上，半月如眉，草间秋虫咕咕，振翅而歌。秋虫的代表者无疑是蚰蚰儿，墙角下、缝缝里，小道旁、秋田间，都是蚰蚰的家，唧唧吱吱，不舍昼夜，此起彼伏。它们的歌唱延续着我儿时的记忆，沧桑之年我称之为天籁之音。蚰蚰之外，还有知了、蜜蜂、蝴蝶、蜻蜓、蜘蛛、螳螂、蚱蜢、飞蛾、马蜂、蝎子、金龟、天牛、油葫芦、纺织虫、捶布虫、织布虫、磕头虫、萤火虫、松毛虫、小青蛙、七星瓢虫……随意在泥土之上的哪个角落，都会有小虫儿的家，都会听见它们用鸣唱之音为秋天抒情。

天高云淡，这说的是关中的秋天。陕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，仿佛将尘世隔绝，一尘不染的天空像是擦拭过的玻璃，晶莹剔透。关中的心腹是渭河，沐浴着秋风伫立在渭河滩，这是我常见的情景。河水丰盈，这是它四季里最完美的水流，少妇般丰满迷人。正在由绿转黄的河滩荒草弥漫起嫩黄的金色，一群群候鸟从荒草间飞出，盘旋于水面，呱呱叫着，似有依恋，似有悲伤，在向一条河流做着深情的告别。春天，我再回来……一片澄净的气象，豁然开朗的意境，在我的眼前闪现。波波秋水，勾连着无穷的想象，周秦汉唐的历史烟云从胸中掠过，高亢激扬的秦腔在耳畔响起。这是绝伦无比的关中秋色图。我恍然，关中最美的秋景在渭河。

一场秋雨一场寒。深秋的淅沥细雨一

响。而淡红色油纸里的月饼，可能放了桂花糖、麻仁，或是陈皮、咸蛋黄，薄薄的酥皮粘满芝麻颗粒，吃起来又香又软，价格要比普通月饼贵许多，送人有面子。

姑父们搭配着送，一捆普通月饼，一捆高级月饼。奶奶教育我说，这叫会过日子。她边说着，边把月饼连同送来的其他食品一同锁进她房间里的大木箱，留给我的只有无尽的想象，我盼望着中秋节这一天快点到来。

有一次，奶奶赏给我一个桂花月饼。我将油纸小心翼翼扒开，因为土月饼很容易掉皮，这最外面的一层面粉经过烤制最好吃，吃起来响脆，香酥而不油腻，回味无穷。

在我的印象中，小时候好像没有一次完整地吃过一个月饼。奶奶说，手有余粮心不慌。好的东西，要留着慢慢吃，上午吃一点，下午吃一点，到了第二天还有吃。有了弟弟妹妹以后，奶奶还告诉我，要学会分享，大哥要有大哥的样。所以，在那个时候，我会把月饼的

## 那年中秋

◇陆布衣

深处的高空，一切似乎都已经安静下来。

虽是平生头一遭，也没有多少兴奋，疲惫很快让人进入梦乡。不过，这一夜，却醒来数次，每次醒来，我都将窗帘拉开看一会，路灯昏暗，万籁寂静，彩旗依然在风中不停地抖动，明月依旧静静地看着我。

凌晨五点多，有人起床了，我猜，那一定是摄影师去拍日出了。天微明，我穿上带来的所有衣物，往沙漠去。我也不知道去干什么，反正就是体验一下，看看沙漠中八月十五的日出，感受一下沙漠中的清晨时光。

沙漠里其实不太凉，那噗噗作响的彩旗，是一种误会，空旷无垠的沙漠，只一丝丝风，

那些彩旗就骄傲地扬起身子了。我很舒适地走着，索性脱了鞋，光着脚，沙里的清凉，感觉有些软软的痒痒。深一脚，浅一脚，沙里的行走，并不轻松，因为有阻力，但这些阻力就如生活和工作中的小困难，努力一下，坚持一会，就轻迈过去了。

天空渐渐明亮，太阳从沙海中慢慢露头。和海上、高山上的日出相比，这沙漠日出还是有些特点，太阳浮上沙丘时，整个沙漠一片金光，连自己身上都感觉披了一层光环。

晨光下的沙山，妩媚得很，没有一点印迹，沙上尽是波浪条纹，这些波浪，就如大海边潮退后沙滩上的波纹一样，只是海边的波纹带着

## 中秋记忆

◇袁超群

别了饿肚子的光景。

中秋往往还是雨的季节。关中地区九、十月正是秋霖季节，淅淅沥沥的小雨接连不断，特别影响秋收和秋种。但农时不能耽搁，收完玉米马上就要播种小麦。说来也怪，有时刚刚犁过耕地，雨就迫不及待地下来了，谁也不知道雨要下几天呢，小麦播种不能停。母亲戴上草帽，身挎竹筐，里面装的是精心挑选的种子。母亲迈开方步，走一步抓一把麦种，均匀地撒开，形成一道美丽的弧线。母亲从地头撒到地头，再走一个来回，种子就播撒完了。在农村，撒麦种本来是男人们干的活，是一项技术活，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，母亲什么农活都须自己干，毕竟有了土地，生活就有了盼头。

中秋也不一定都在农忙时期，如果玉米还未成熟，就可以从从容容地过个节了。长安农村讲究制作手工月饼，也叫团圆馍。母亲一般在中秋的下午开始忙活，量一小碗芝

## 半船菱角半船月

◇李坤

春夏之交，河面冒出一棵棵浅色的菱苗，细长的茎，三五片嫩叶，在水面上随波荡漾。菱叶一天天长大，一天天增多，最后挤满了河道的整个水面。远远望去，菱叶田田，碧绿万顷，蔚为壮观。满塘叶绿茎紫，待黄白花过后，菱叶下便生出了嫩嫩的菱角，藏在水底，星星点点若隐若现。藏在菱叶下的菱角，一天天饱满起来，一个个水灵清秀，色泽鲜明。

小时候，常听大人说：“天上银河戳角，地上鸡头菱角。”那时不明白这话的意思，后来才知道，当银河朝着西南和东北方向时，就到了吃菱角的时节了。中秋时节采摘菱角最当时。逐个翻起菱蓬，摘取菱角，因此采摘菱角也叫“翻菱”。抓起一丛菱蓬，翻过水，底下零零挂挂的十几个菱角，小不一颜色各异，浅红色饱满壮实，青白色粉嫩羞涩，那红中泛紫的

油纸保护得很小心，要是破了，月饼就会散成一团。

我把剩下的月饼像宝物一样带在身上，也因此村子里总有人笑话我是“好吃鬼”。这话太伤我小时候的自尊，于是我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有出息，去到更远的地方，将来我吃好东西的时候，他们看不到我，更说不到我。

岁月给我清贫，也回赠我力量。十七岁那年，读高中的我离开家乡，如愿来到江城武汉当兵。部队是个大家庭，逢年过节，节日气氛非常隆重，在春节、端午、中秋这样的传统佳节，大家聚在一起，吃大锅饭菜，品百家食品，也因此我有幸品尝到许多战友家里寄来的当地月饼。那时那刻，不再是一层层地剥着月饼面吃，而是大口地，每种口味逐一品尝。

月升月落，时光荏苒。如今的月饼花样繁多，但不知何因，我吃月饼的欲望却悄然淡去。又逢月圆，总想起小时候关于月饼的点点滴滴，或许，是乡愁在牵拉，是时光在回味。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浓郁的咸味，它是凝固的诗，而沙漠里的波纹，松散脆弱，娇嫩犹如初生婴儿，低着头对着它，你都不能给大气，气一欠，波纹就变形了。

满眼尽是沙，看久了，有些无聊，忽然想起梭罗的一句话：野地里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。我琢磨良久，虽不领其意，觉得可以仿拟一下：沙漠里也蕴含着这个世界的救赎。

往回走的时候，晨光里，那绿皮长车显得越发的绿。

内心升起些遗憾，今日中秋，今夜这轮明月或许会更明亮。虽喜欢这广阔天空中的明月，却终究感觉它有些冷，这孤独的清光，或许大多数人不喜欢，苏轼也不喜欢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……中秋谁与共孤光，把盏凄凉北望。”彼时的苏轼，被贬黄州，北望，那是眉山，他的家乡。——摘自《今晚报》

麻放在锅里翻炒，颜色变得焦黄，闻到香味后出锅，摊在案板上用瓷碗压碎，加入少许食盐，做成馅料，称作“芝麻盐儿”。把发好的白面揉光，揪成小剂子，揉圆擀平，包上“芝麻盐儿”，擀成面饼，上面装饰一些图案，放在锅里烙熟。烙熟的团圆馍香脆可口，是我儿时最美味中秋食品。

烙完小的团圆馍，还要蒸一个大团圆馍。母亲擀开两个直径近两尺的面饼，中间放上一层厚厚的“芝麻盐儿”，边上捏出花纹。面饼正中用针划出阴阳鱼的图案，向外是一圈一圈的大圆环，圆环之间用麻果、顶针按出各种好看的花纹，再贴上几片雪蒿叶作为装饰，放在锅里煮熟。煮熟的大团圆馍当天不能吃，晚上要献给月亮，第二天切开后，每人分一块，回不了家的人也会留下一块，表达对在外游子的思念。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现在，我上了大学后，中秋回不了家，母亲还会给我留下一块，等我回来再吃。

现在过中秋，可以买到各种各样、各种口味的月饼，但我最想吃的还是母亲亲手做的团圆馍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晚报》

才是成熟的菱角。

把装满菱角的漏筐放到水底淘洗几次，老壮的菱角沉入水底，小嫩的菱角浮在水面。我们一边淘洗，一边挑选，小嫩的菱角直接剥开吃了，老菱角淀粉足、水分少，则放入高压锅煮。焯熟的菱米绵软粉糯，还带着点水腥气。

中秋节吃熟菱角，是我们老家的习俗。菱角有“聪明伶俐”的寓意，给小孩子吃菱角，寄托着大人对孩子的一种祝福。菱角外形看上去像“元宝”，这也是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

以前老家的菱角多的是四角野菱，个头小、皮厚且硬，二大爷引种了几十亩“牛角菱”，购置了几艘小船，每到中秋，前来荡舟采菱的游客络绎不绝。此时，我的心也飞到了老家，在月光下坐上小舟，菱塘里荡开一条水路，采半船菱角，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一曲……

——摘自《广州日报》

## 关中之秋

◇赵丰

转身，就化身成仲秋的雨沱大雨，数天数夜不间断，土壤中的雨水饱和，田间、道路、屋旁成溪流。常言“水流归大海”，而关中的流水是先流向渭河，而后归入大海。少年时，常结伴去渭河看涨水，那漫漫浑黄的大水，自南向北铺地滚滚而行，激荡着少年的雄心大志。水落之后，河面扩宽，河床增厚，淤沉沉沙拥滞在河心，形成一座座小山。

秋风总是伴着秋雨，推着秋令行走。风儿阵阵，雨儿霏霏，变换着秋的气温和颜色。秋风乍起，草木上就有黄叶呈现，秋到深处，南山下的坡上，枫叶由黄至红，山果熟透了漫山遍野。风越吹越黄，黄叶落下，归于泥土。关中的视野中，村庄、家园、农田、河流，变幻法似的一天一个模样，由翠绿而浅黄，由浅黄而枯黄，萎缩成初冬的简练，又是另一种韵味。

关中的秋天在风雨中演变，万物由风改变颜色，由雨改变形状。一坡坡的辣椒红润成玛瑙的鲜红，河畔的酸枣儿绽开笑脸，一拨拨的野菊花竞相绽放，沟壑野草的清香扑

鼻。关中之秋，是收获的季节。百草结籽，诸物成熟。农人收获之后，暖暖的阳光下，地上铺满了玉米、谷子、高粱、豆类，乡下人叫晒秋。葡萄、梨枣、柿子、苹果、石榴从树上摘下，花生、萝卜从泥土里刨出，或自个儿吃，或到集市去卖。农谚说：“麦种窝窝窝，定吃白蒸馍”，也有“参不落，地不冻，有地有牛尽管种”之说辞。真正到了寒露霜降，那秋的颜色就有大半的改观，枯黄被麦苗的嫩绿取代了。站在秦岭北坡瞭望，一道道宽被村庄、林带、厂房间隔得整齐划一，仿佛是数学家黄金分割的杰作，又像是艺术家挥毫勾画的精品。

关中之秋层次分明，让人一目了然。宇宙间，人生、物象、气候，演变均有规律。秋令改变着关中的色彩，也在承载着关中的命运。关中人吃透了秋的脾气，习惯了秋的次数色彩，无论怎样的风雨，他们都是匆忙而从容，收获，播种。

——摘自《西安日报》